



重推

嘉峪关民间文化的瑰宝

□ 胡杨

明洪武五年以来的大规模夯筑,使这块土地呈现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。长城逶迤之下,在那无尽的黑夜,一盏盏油灯却点亮了人们内心的希望;狭窄的农家小院,或者麦收后的打麦场,或者有模有样的戏台,一种说唱艺术悄然流传……喝歌声此起彼伏,欢歌笑语冲淡了无尽的寂寞。

这可能就是嘉峪宝卷的传播现场,如今,再次走进宝卷的世界,恍如隔世又新鲜如昨。

嘉峪宝卷,是嘉峪关民间文化的瑰宝。嘉峪宝卷在长期的传承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适合当地自然、人文背景的“宝卷文化生态”。这种“宝卷文化生态”与当地群众的文化信仰、价值观、传播方式及其具体的念唱方式互为一体、相互促进、互相护佑,构筑起一道宝卷文化绵延不绝的“无形长城”,使其历经种种磨难流传至今。作为嘉峪宝卷整理挖掘的实施者和见证人,看到今天《嘉峪宝卷》出版,内心十分欣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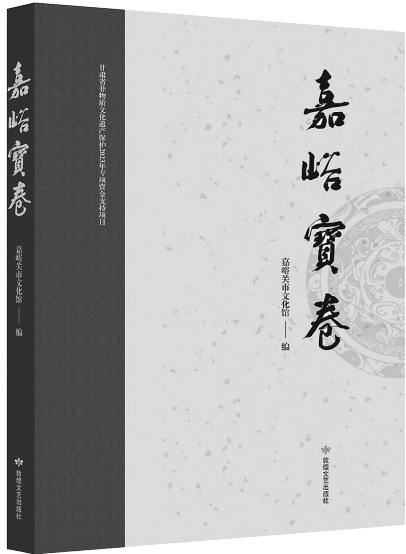
《嘉峪宝卷》是《河西宝卷》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独特的风格,对研究嘉峪关风土人情、历史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。《嘉峪宝卷》像一卷古老的史册,书写了河西走廊的文明和发展。

从艺术特色上来看,嘉峪宝卷是一种讲、唱结合的民间文学形式,是在唐代敦煌变文、俗讲以及宋代说经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俗文学。因古代农民群众文化活动单调、交通信息不便,在农闲、节日期间,农民群众会聚集在一起念唱宝卷,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和娱乐。因其通俗易懂,寓教于乐,深深地植根于群众之中,世代相传,经久不衰。它流行于宋代,明清时期较为盛行,民国时期成为嘉峪关地区农村较为流行的文化现象。

从内容上来看,嘉峪宝卷多为抑恶扬善,既能兴教化、劝操守,又能营造热闹气氛,给人以情感愉悦或心灵感悟。农村群众普遍把它当成立言、立德、立品的标准,视为“家藏一宝卷,百事无禁忌”。有的家庭儿女不孝、媳妇不贤、家事不顺、人丁不和,用“念宝卷”的方式使家人受到教育,幡然悔悟。

嘉峪关市文化馆坚持不懈开展乡村文化田野调查,尤其对嘉峪宝卷的传承发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索,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《嘉峪宝卷》是在20世纪80年代编印的《中国民间曲艺音乐集成——甘肃卷》嘉峪关资料本基础上精选而来。嘉峪关市文化馆的专业人员在继承、借鉴、研究、学习的过程中,尽力保留了嘉峪宝卷的原汁原味,为当地传统曲艺音乐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

记得当年,我们寻访到嘉峪关市新城镇中沟村六组70多岁的李玉智老人



时,内心的激动不言而喻。1960年开始学唱宝卷,当时他刚年满20岁。老人手里珍藏的仅有一本手抄本《黄氏女宝卷》,这份宝卷易学易会,只要能认识字,就会一直顺利地唱下去。老人说起他曾唱过的宝卷有《康熙宝卷》《乾隆宝卷》《黄氏女宝卷》《白马宝卷》《江流生宝卷》《方氏宝卷》《鹦哥宝卷》等,但遗憾的是由于老人年事已高,记忆力下



春和景明游关城。 赵丹

书评

在塬边上相望

□ 曹鹏伟

你凝视什么,什么也在凝视你;你倾听什么,什么也在倾听你。读完吕春文的散文集《在塬边上遥望》,我对以上观点有了更深的体会。

吕春文写村庄,写庄稼,写树木,也写塬上行走的人。人在塬上看见万物生生不息,万物也在看人的起承转合,一样好奇。它们看见他们在塬上出生、长大、成年、去了、回了,有一天一番风吹打打,有人从此不见了。人翻了一辈子的土地,最后把自己翻了进去。不能挪动的树、窑洞、山包,也不明白人间怎么回事,它们站在那里,不明白“走”的意义。

作者通过散文集《在塬边上遥望》,书写人和大地的诸多交集,我们通过这本书也完成了和作者、大地、万物的相望。

这是作者致敬故乡的一本书,通过这本书,我们徜徉于塬边的风景,也回望自己的故乡。这本散文集是徐徐展开乡村生活褶皱的乡村风物志,也是一部贯穿时光的乡村生活手记,其文学性、思想性、生活性俱佳,特色较为突出。

作者以高纯度的文学性捍卫了散文的基因。《星火》杂志主编范晓波曾说:“就散文而言,在砌字手艺相当的情况下,在一手生活经验里深度开掘的写作,更容易接通读者的心肺和泪腺。”他提倡用一手经验发酵散文,为散文注入生命元气。吕春文对散文的高度认知让他怀有较高的散文审美情趣,并将这种审美注入了文本。好的文章对字的琢磨是严格的,只有字如珠,才能句如

璧,确保珠联璧合,文章活色生香。

作者的表达至为精确。“鸡被嘴巴牵引着,始终保持着啄食的姿势,每向前一步都探头探脑……”这只鸡就生动地被画在了纸面上;“麻雀每啄一口食,都要抬眼打量一下人的动向……”一只麻雀的小心翼翼栩栩如生;“风在天上铺了一层棉被,越来越厚,越来越沉,轰然坍塌,下雪了”“大雨筛豆子一样洒落下来”“日子被风揉皱了,又被风舒展了”,深邃的场景用生活化的表述,清新明白;巧妙的修辞让文章在行进间突然停顿,“南风轻柔,暖阳温泉一般倾泻下来,明媚的春天打开了……”“玉米炫耀着自己的美丽和丰盈……”非常贴切。丰富的语言和技法让文章节奏疏密有度,读来有诗的韵律,如跃动的音符。

作者以富有人性的同理心剖开了生命的本质。草木含英而山水有情,生命在生死之间旅行,“人物同理”是一种境界,物我联结、物我一体,从物中探寻天地乾坤。

作者的感情深度有时候略等于其散文的深度。“父亲在世时栽植的核桃树,枝干低垂,落到了屋顶上,成熟的核桃从咧开嘴的青皮里露出,不断从屋瓦间咣咣滚落到院子里。”作者对已经逝去的双亲的感情可谓深沉,此处望树怀人,那摇落的核桃在青瓦之上滚落,也落在他心上,亲人之爱如此深刻。“在庄稼行当里,韧劲是一个人对抗劳累和失败必须具备的素质……”“博大的地和

自身具有抑扬顿挫的唱词和曲折故事情节,经唱卷人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即兴发挥,又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,深受老百姓喜爱。

应该说,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一面镜子,对其挖掘、保护和传承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。嘉峪宝卷是历史发展的珍贵记录,为嘉峪关地方史、民间文学、民俗学、民族学、方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;宝卷中所展示的爱国、劝善、助人、勤劳、节俭等品质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需要说明的是,宝卷中的很多方言词汇,晦涩难懂;也有不少文字是属于在传抄中出现的差错或者残缺,从保留嘉峪宝卷历史发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角度,我们将这些缺漏、差错以原貌呈现,以便体现嘉峪宝卷的文化样式和文物价值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嘉峪关市文化馆、非遗保护中心,以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,走乡串户,搜集嘉峪关市的宝卷遗存,认真梳理研究,并到周边地区学习取经,终于使这部嘉峪关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得以出版发行,广泛弘扬,应该为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点赞!

《《嘉峪宝卷》,嘉峪关市文化馆编,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》

古马的新诗集《春风度》,把他1995年至2024年创作的有关西部,主要是河西的诗,悉数收集在一起了。诗集按时间分为9辑,玉门、敦煌、凉州、河西、戈壁,是其中的关键词。这本诗集按编年进行归类,很有意义,可以看出古马作为一个诗人的成长及诗风的变化。一首首诗读下来,恍惚看见了古马的一生。

生于武威的他,乡土情结非常浓厚。他对故乡的风物,感情很深,126首诗融入他的童年、青少年的情感,还有人到他中年后的回顾,是一本很有纪念意义的诗集。这些书写甘肃,尤其河西的诗,不仅有着古马个人的生命记忆,而且还承载着一个个民族的文化记忆。《玉门关小立》《凉州月》《河西雪野》《瓜州谣》等,只看题目,就会给人很久远的想象。有学者说:“风景与语言的联系通过地名的记忆和隔绝状态得以保持。”“这类诗歌是个人的地名记忆,是对个人内心疏离或异化的认知,诗人试图通过确定自己在风景中的位置寻求庇护。”

古马的诗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较大,尤其是早期作品,如诗集《胭脂牛角》中,诗作大多风格清新、流畅,不过,诗句缺乏跳跃,诗意显得浅俗。1994年前后,古马的诗创作开始飞跃,用他自己的话说是“脱胎换骨”,从模拟走向创造,从他人回归自我,尤其在现代诗的探索方面,成就比较显著。代表作《倒淌河小镇》《鹞子》等。他的诗把中国古典诗的凝练、意境、句式和西方现代诗甚至超现实主义诗的意旨朦胧诗意断裂,非常完美地结合起来,创造了自己独有的诗歌形式和意境,表达了诗人那种朦胧的思绪、无意识的流动,以及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。

古马说,诗歌是高度凝练的艺术,一个诗人必须懂得节制。可以说,他给自己的诗,设了重重暗锁,道道暗门。故此,有着很大的阐释空间。

有评论家说,“古马的诗给人的感觉都是短章残篇,句子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隔离区,上下句之间可以互相遥望,却无法构成严密的逻辑关系。”的确如此,这也是古马诗出现“复义”的一个原因。

李贺“向前敲瘦骨,犹自带铜声”“羲和敲日玻璃声”等诗句带给读者的震撼,主要在句式传达的精神。古马说:“我的诗应是关怀。悲痛、爱、恨以及死亡与生俱来,我用诗的牛角,对人性中最本质、最原始的事物吹奏低音的关怀。”我

甘版图书

深情世界的诗意书写

□ 陆世泰

《远山风来》是周卫宏新近出版的一本诗集。捧读诗集,仿若一股轻柔的风,携着岁月的故事、故乡的烟火,悠悠地从远山吹来,撩人心弦。

《远山风来》共分为“岁月诗记”“村庄诗史”“会宁诗志”和“小说人物诗话”四卷。各卷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,共同编织出一个充满诗意与深情的世界。

“岁月诗记”像是诗人生活的日记,用细腻的笔触记录着日常的琐碎与美好。将生活中的平凡瞬间定格成永恒的诗意。

“村庄诗史”和“会宁诗志”,是诗人对故乡会宁的深情回望与礼赞。诗中的周家油坊,那些旱河、山头、坡埂、薄田,还有熟悉的地名与人名,构筑起一个真实又鲜活的乡村世界。每一首诗都饱含着对故乡土地的眷恋、对亲人的思念,以及对乡村变迁的感慨。

“会宁诗志”则展现了作者对家乡历史文化的深厚情感与深刻理解。从山川到人物,从地名到习俗,作者用诗歌为会宁这片土地立俗。那些古老的地名,红花沟、黑虎岔、山背后……对会宁游子来说,是遥远又亲切的存在,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承载着一段历史、一个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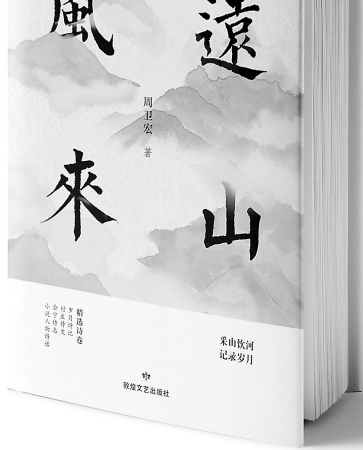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说人物诗话”则别出心裁,诗人以独特的视角,用诗歌为小说人物画像,赋予他们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情感内涵。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,让读者对小说人物有了全新的认识,也感受到了诗歌与小说两种文学体裁碰撞

出的奇妙火花。

掩卷沉思,《远山风来》带给读者的不仅是美的享受,更是心灵的滋养与启迪。它让我们重新思考故乡的意义,无论我们走得多远,故乡永远是心灵的归宿,是我们生命的根脉所在。同时,也让我们对生活有了更多的热爱与期待,生活中的点滴都可能成为创作的源泉,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、去记录。

《远山风来》是一本值得反复品味的诗集,它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生活的真实与美好;又似一首悠扬的乐章,奏出了灵魂与故土的和鸣。

《《远山风来》,周卫宏著,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》



走向从容

□ 杨光祖

认为这句话说得最合诗的本质,一千多年过去了,我们阅读李白、杜甫的诗句依然那么感动,那么美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“关怀”。古马诗的复义书写中充满了西部风情,那种悲悯情怀,是他的诗作成功的一个因素。

以前在《古马:庸常生活的复义书写》一文中,我曾批评古马,由于对古典诗歌和西方当代诗歌的过分热爱,他还没有真正走出“影响的焦虑”,外在的窠臼束缚了他的精神的不羁飞翔,灵魂的深度探索。他的诗,不论形式内容,都呈现含混的状态,对诗的韵步、旋律的缺失导致了诗的可读性欠佳,内容上对西方现代诗的模拟带来了意旨的过于晦涩。如今看来,这个批评似乎有点过于苛刻了。阅读《春风度》,还有他近年出版的诗集,他新世纪以后的诗作,可以说抵达了一种人书俱乐的境界,诗句里有了自己的东西,诗人的灵魂在诗行里燃烧。

我曾经说,艺术即形式。对于诗来说,更是如此,用字、造句、结构、意象,都是诗人必备的功课。杜甫说:“晚节渐于诗律细”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古马很在意炼句,他的诗句大都比较紧,像锻造而成的剑,闪着寒光,有一种逼人的剑气。可以说,他的好诗,有剑的寒意和高贵。新世纪以来,古马的诗,明显从容了,诗句也不那么紧了。诗歌写作有了较大的变化,句式开始舒放,像春天的花朵绽放开来,有一种自由的精神贯穿其中。他开始走向从容。从容,是一个诗人难得的品质,是诗人从青春写作,走向中年写作的标志。

《《春风度》,古马著,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》